

嘯

亭

雜

錄

嘯亭雜錄卷之七

質王好音律

質恪郡王諱綿慶質莊王子也幼聰敏莊王督之甚嚴所謂度曲者與余交最密自童丱時即日相親誼嘗急至再三致有衆叛親離之言語雖激切實中余有狼僕某王默告余曰其人多白眼瞳子耗馬非醇正信其言後果為其所賣故余終身感王之德王自辛酉夏律其後九宮譜調無不諳習較之深學者尤多別解時有優

月峯髫齡頽俊王每佳時令節於漱澗齋紅牙禮板使月峯侑酒
而歌王親為之捧鼓望之如神仙中人體頗孱弱後復有芮公虞
之事故抑鬱而終年甫二十六上憚惜之特賜銀五千兩以為
賄焉

成將軍

成將軍德姓鉏祿氏顧直義公族孫也幼從阿文成公征金川
頗多戰績阿寧曰裨將中知兵者惟成某一人而已其後征廓爾喀
苗疆亦多戰績後征楚中教匪時總統為楚制府福寧性暴慎每
失將士心攻旗鼓營涼山諸賊匪株守經年無尺寸功公隨其軍

心甚抑鬱其戚某往探之公設酒待之將飲公笑曰席上無可歡者可以數賊匪之心肺脩酒因下令出戰公結裝去聞火鎗聲須臾擒數十賊歸酒尚未寒也公因掀髯歎曰若此草竊較之金川番匪實十不當其一二何難滅此朝食而當軸輒以養賊自重真不解其何心老夫此生功名終於此矣因潛然淚下不踰年公以疾告歸頤養林泉者數載然後終其子提督穆克登額亦勇猛有父風累破賊匪賊人畏之如虎後殉節於川中上甚悼惜特賜世襲一等男以旌之

洪雅存

洪稚存編修亮吉陽湖人中庚戌探花性狂妄嗜酒縱飲善攷訂其著乾隆中府廳圖志及東晉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學問淵博戊午大考翰林公上平邪教疏深中當時竊要人爭誦之朱文正公招之入都欲薦於朝先生乃於朱座首斥其崇信釋道為邪教首領之語朱正色曰吾為君之師輩乃敢擅突若閻先生曰此正所以報師尊也又譏王韓城相公為剛愎自用劉文清公為當場鮑老一時八座無不被其譏者後襄裝欲歸復上書於咸王及朱石君劉雲房二相公多誹謗朝廷語咸王以其書上聞上憫其書生迂魯戍於伊犁未踰年即放歸田里以其書常置御座

旁曰此坐右良箴也 上之寃大也若此先生既放還亦縱酒自娛不數載卒於家其所著古文多載 本朝名臣嘉言善行有裨於世教焉

伊將軍

伊將軍勒圖少貧窶幾不能舉餐充侍衛嘗代人持豹尾鎗以食其質貲人爭賤之從征西域有功阿文成公常與論伊犁疆域公言其要隘某處如聚米為山狀阿文成異其人及歸即薦公代其任公撫絕域先後二十餘年駕馭得宜撫卹番夷輒以至誠休其天良番夷感激用命外藩如安集延哈薩克等處皆畏威懷德

至呼為父公性廉潔饋羊至十數即不收取而賞賚倍優渥又定
開屯田練士卒犒夷衆諸制至今遵之 純皇帝喜其守邊宵謹
嘗賜詩比之趙充國班定遠焉後卒於任番夷悲慟至有勞面文
身者 上悼惜之封其子為一等伯以旌之

錢文敏

錢文敏 雜記 中乾隆乙丑狀元選為清書翰林公性聰敏以
國書為易學遂不復用心至散館日輒曳白 純皇帝大怒曰錢
維城以 國語為不足學耶乃敢抗違定制若此將置於法傳文
忠公代請曰錢某漢文優長尚可寬貸 上召至階下立命題考

之公倚礎石揮毫未踰刻輒就 上異其才命 南書房供奉後
遂游陞至戶部侍郎寵眷甚渥云

阿司寇

覺羅少司寇 阿永阿以筆帖式起家任刑部侍郎性聰敏善詞曲
常定秋審冊公揚筆曰此可謂筆尖兒立掃千人命也 納蘭皇
后以病廢公欲力諫以有老親在堂難之其母識其意喟然曰汝
為 天家貴胄今欲進諫 當寧乃以親老之故以違汝忠蓋之
志耶可舍我以伸其志也公涕泣從命因置酒別母侃然上疏
純皇帝大怒曰阿某宗戚近臣乃敢蹈漢人惡習以博一己之名

耶特召九卿諭之陳文恭公曰此若於臣宅室中亦無可如何事
託冢宰肅曰 帝后即臣等之父母父母失和為人子者何忍於
其中辨是非也錢司寇汝誠曰阿永阿有母在堂盡忠不能盡孝
也 上斥之曰錢陳羣老病居家汝為獨子何不歸家盡孝也錢
叩謝 上乃戍公於黑龍江命錢司寇歸終養焉踰年後既崩
御史李玉明復上疏請行三年喪禮亦戍於伊犁二公先後卒於
邊未果赦歸也

孫文定公

孫文定公嘉淦字懿齋太原縣人公父以俠聞殺人公年十七與

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憲皇帝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累遷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荐教習某憲皇帝不用公爭益堅上擲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大學士某呵之曰汝敢動上筆耶公方悟捧筆叩頭上大怒反縛置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曰孫嘉淦太憚然不愛錢可錢庫行走公出獄不抵家還趨庫所果殺親王疑公故大臣點火歡於懷不屑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絀無盈乃出不意突至庫視公公方持衡僵僵稱量與吏卒雜坐勞苦均共問所收銀

有不足乎公曰某所收別置一所請覆之王韋權良久無緣毫益
純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即為轉奏上亦愈信公命署河東鹽院
純皇帝元年擢左都御史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為人君耳習
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
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
白可以變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
是之心引文王望道如未之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為喻上嘉納之
一時傳誦焉後督直隸以近畿土地皆為八旗勲舊所圈民無恒
產皆仰賴租種旗地以為生而旗人自恃勢要增租直屢更佃戶

使民無以聊生因建旗地不許增租奪佃有刁民故為抗欠者許
許之官官代為徵收解旗分領至今旗民賴以相安無事後以訊
謝侍御濟世事不實免官傅文忠秉政從力薦於朝召補副都
御史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傅文忠嘗延公會食公往謁其
邸未入座遽趨出傳怪問之公曰某處設反站某處建螭頭閣聞
皆王邸制度公不宜居此嘉淦將速歸繕疏劾之也傳公長跽請
立改其制公乃入席歡飲終日其嚴直也若此公內峻外和相對
者如登泰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熙熙貯在顏間而業已置人於青
雲上雖有下界謾謔語不特不敢出於口亦并不能生於心好靜

坐退食之餘一經相對公既負直聲屢躡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
中畧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偽奏疏一紙語
甚悖託公所為窮治經年始得主名天子知公忠無他腸寵遇
益隆而公終不自安以為舍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遂自
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忍忍一切所以補塞晏參密勿者彌口不
宣即家庭間亦寂然無復知者薨時上甚悼謚文定今上即
位念其忠梗詔廢其孫鑾為員外郎以旌其直云

尹文端公

尹文端公繼善字元長姓章佳氏世居盛京其父文恪公奉罷

祭酒家居 憲皇居藩邸時 命祭 三陵天會雨因宿於公家
與文恪公語奇之間有子仕乎曰第五子舉京兆曰當令我見及
公試禮部將謁雍邸而 憲皇已踐祚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
進士引見 上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入翰林未踰年
即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去釋褐
甫六載耳公白皙少鬚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殷如硃
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年三十餘即任封疆遇事鏡燭犀刻八面
瑩澈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善者亦必寒暄周旋之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敏達公銜入 親過清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
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也倘河淺鑄閘宣流太過
則湖水弱難以敵黃之強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為公危有治裝求
去者公不為動憲皇帝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輒御衣冠
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純皇帝登極公屢任中外先後督兩江
幾三十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
南為故鄉渡黃河輒心間不侵官不矯俗不蓄怨不通苞苴嚴肅
廉從所莅肅然將有張弛必集監司下屬曰我意如此諸君必駁
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

循也以故公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偽稿及各省邪教等案皆株連萬千而公部居別白除苛解饒不妄戮一人人皆服之公清談干雲而尤長奏對憲皇帝嘗告公曰汝知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田文鏡鄂爾泰是矣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不學其慢也其敏捷也若此公貌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推轂提訓孳孳如袁簡齋太史劉繩庵相國泰潤泉狀元皆公所提唱者也後拜文華殿大學士仍督江省次年召還臨行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

愴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住慰勞送者其再督江時吳民有
吉甫再來天有眼之謗云年八十餘卒於位其家三代宰輔世人
榮之

陸中丞

陸中丞諱焜字朗夫吳江蘆墟人生即端慤六歲受孝經論語以
古聖賢自期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軍機房傅文忠公倚
為左右手屢遷州郡以廉直稱公風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
謹造次必于儒者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王倫作亂距
運河甚近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冠未至先閉城門是

示之怯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坐城闈
彈壓稽察賊知濟南有備乃不敢南向已而官兵奏捷一城難犬
不驚焉後屢遷至湖南巡撫公事母孝初選守大理府再遷甘肅
監司俱以親老調近省撫楚時見屬吏有篤老親猶來赴補惻然
憫之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人歸養
者千餘人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社倉穀業已敷用其息穀請免
征收奉旨先行報到日方伯奏承恩捧劄子啟告柩前慰公泉
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歿二十餘日矣公所著切問齊叢書皆遺
本朝諸名臣奏疏見諸施行者各分門類其註疏尤詳備為後世

之繩墨焉

徐中丞

徐中丞諱士林山東文登人父農也公幼聞鄰兒讀書聲樂之跪太母前曰願送兒置村塾中許之遂中康熙癸巳進士累遷至福建汀漳道漳俗門殺人捕之輒聚衆據山或請用兵公曰無庸命壯士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深入怵以好語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對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為首者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嗣後捕犯犯無據山者遷江蘇布政使丁父憂詔奪情不起服闋入都 純皇帝問山東直隸來何如曰旱且

姜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上深然之尋遷江蘇巡撫公於要路不通一刺而於鄉會師門慘慘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獄如神有宿松民孀田氏事姑孝兄某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篡焉婦刎於途誣以墮水公坐堂上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訴召凡某質之則毛髮析洒口吐實情公深愧以鬼道設教而滿庭胥吏皆有見聞不能掩也凡獄決憲於轅垣絕人影射守令來謁命判試其才教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性廉信而絕不自矜嘗賀長至節

天寒裘秃按察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人耳
語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慚謝過少頃論公事快揮洒如故聽訟飢
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少頃鬚頤盡赤益悞珠為餡餧筆筋交下
不能復辨也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熒然手披目覽雖除夕元辰勿
輒幕下客憐之治具邀公公猛嗽不問是何膳飲其平素精神竊
寐偃仰唾涕知愛民憂國惟日不足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
供公以是受不容心於豐亦不容心於儉也撫吳未踰年以疾乞
歸養舟次於淮安卒其遺疏云願 皇上除弊政毋示紛更廣視
聽而中有獨斷愛民勿使之驕用人先求其直章上人以比朱文

端公云 上悼惜賜祀賢良祠年五十八

裘文達公

裘文達公諱曰恪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以廩生薦博學鴻詞四年中進士大考翰林名最高遷侍讀學士任九卿者三十餘年公貌清整眉有濃翠顧盼間精神淵映居恒喜賓客工諧謔搜奇語怪了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超釋每詣一曹受一職手文書嘿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王師征伊犁公面奏軍務機宜純皇帝大悅以其才似舒文襄即賜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聖意會逆首莽阿里克遣其弟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

倫公與哈密鎮臣祖雲龍縛界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
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為衛撥沙洲五衛來石添備支放其
剩餘者公散各塘路站平難之 上皆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
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軍計議密勿而能下協邊情上
符 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公視聽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
上愛其才敏倚若股肱凡有事于四方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
奔走前命未復後命又至半途回車竭竭東西雖侍 内庭領六
部而英雋欵闢足跡常遍天下公所識決無苟嚴亦無縱捨尤善
治水常奏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

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為患滋甚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泥濟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濬滄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為後法凡遇政事諸大臣或探聖意喋齣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無隱上鑒其誠雖忤旨時加嚴訓不遁時恩禮如初亦與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噎上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薨時賜謚文達入賢

良祠

傅閣峯尚書

傅閣峯諱龍號爽齋姓富察氏世以武畧起家公眉目英朗倨身而揚聲精騎射讀書目下數行年十六侍憲皇帝於藩邸駿乘持蓋不頃刻離雍正元年補兵部右侍郎年大將軍以騎汰誅窮其黨公謂廷臣曰元惡已誅脇從罔治鼐侍上久能知上之用心倘諸公心知其冤而不言非上意也諸王大臣以公言平反無筭隆科多以罪誅公言其子岳興阿無罪上疑公與隆有交故為岳地謫戍黑龍江公聞命負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先是公在上前嘗諭準噶爾形勢上不以為然用兵數年所言驗乃召公還予侍郎銜上遣和醫藥皆公掌之十年奉命

公監大學士馬爾賽軍會賊為超勇襄親王敗於光顯寺事見復由

拜達理遁公請於馬曰賊敗亡之餘可唾手取也鼐遠來雖馬疲
猶能一戰願大將軍給輕騎數千助鼐事成歸功將軍事敗鼐受
其罪馬嘿然不出師再三言不應公長跽以請馬戚副帥李狀曰
違將令者可斬也公憤激自率兵開城門出而賊已先時遁以馬
病不能窮追事聞上大悅賜孔雀翎移左平良郡王軍斬馬爾
賽徇於軍會賊有求降意而盈廷諸臣皆欲遣使議和罷兵上
問公公叩首曰此社稷之福也上意遂定即命公同都統羅密
侍郎阿克敦往時戰爭連年虜氣甚惡窮沙漠萬里雪沒馬鼻行人

迷路認人畜白骨而行公聞命不辨嚴徑上馬馳抵策零部落噶爾丹策零坐穹廬紅羅瑜為褥金龍盤疊高五尺侍者紹蟬持兵女樂數行彈琵琶獻酒公從容宣詔音響如鐘賊酋伏地觀者以萬計皆膜手指夷言曰果然中國大皇帝使臣好狀貌也

詔畫阿爾泰山為界策零曰阿爾泰山不毛之地中國奚用且我先人披荆棘厲血刃與喀爾喀爭來之地寧忍棄之公曰以為若不念先人也若肯念先人至善昔我聖祖征噶爾丹通好爾國爾國主伐叛助順縛噶爾丹來獻在途病死爾國震於天威即獻阿爾泰山地方中國受之置驛設守有年矣今猶有是言是非背

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豈非大不祥乎策零語塞恩以利害動公乃集十四鄂托十四宰桑合而見公曰議不成公不歸矣公叱曰出嘉峪關而思歸者庸奴也某思歸某不來矣今日之議事集萬世和好不集三軍暴骨一言可決而譏謾如兒女子吾為爾王羞也諸酋相目以退翌日策零如約繕表求公轉奏並遣宰桑同來獻橐駝明珠等物和議乃定 純皇帝即位遷刑部尚書以事免公寬於接下大難剛於事上太饒伉爽自喜好聲矜賢簡節而疎目故每櫻其禍焉果毅親王仕事時聲故所及九卿唯唯公在坐伺王發聲聽未畢輒據曰王誤兵王不能堪 憲皇帝責公曰

汝知果親王何語而又誤耶公亦不能答也

顧總河

顧總河 琮姓伊爾根覺羅氏太傅公八代子也太傅為憲皇帝授經師故憲皇厚待其家公以廢起家乾隆中累遷至河東總河公性鯁直好宋儒書每日恒置一編相對燈火熒熒如課讀諸生也所期高遠以古名臣自命每大事侃侃正論不避利害人以鐵牛呼之鄂文端曰是真為鐵漢也果於友誼公之督河時前督完顏偉病於署中家屬已先行公為之守護湯藥旬日無倦完顏公謝之公曰吾輩共事君父即與昆仲無異安有兄病而弟不

為之經理者乎况公家屬已去今無親者在傍殊敢不黾勉從事乎完顏公感激垂涕曰弟來生補復之可也後完顏公卒於署公即董其喪事含殮從厚人爭稱之所統河上兵卒教以兵法技藝皆矯捷英俊少年嘗與李敏達公遇素以知兵自負其親隨皆聞西壯偉之士笑謂公曰若此脆弱之物何以禦敵公笑曰狄武襄以少俊為西夏所輕故製漆金具戴以接戰恒多奇捷如用吾部下兵可效狄公之法也因命與敏達公部下兵角賦李兵將應聲而倒公大笑李慚而謝其知兵也如此

宋總兵

宋總兵元俊字甸芳江南鳳縣人以武進士仕四川城守營守備
遷阜和營遊擊乾隆三十六年夏金川首索諾木襲殺革布土司
其黨小金川首僧格桑亦發兵侵明正土司據班禰山阻官兵進
路被害者相繼告急總督阿爾泰知公素得夷心命抵賊巢責問
原委至刮耳崖索諾木迎謁詭以革番內變為詞公知其詐歸告
阿公曰兩酋角紙為奸雖陽順而陰怙惡非一大創不可如興師
當先取小金川即獻三路進兵之策一從班禰山直探小金川門
戶一從堯磧截取甲達金山梁救達圍而趨美諾一繞小金川尾
間由約查進攻達克宗阿公以其計奏聞上命副將軍溫福提

督董天弼分路進兵總督阿爾泰駐劄後路居中控制當是時蜀
中敉寧日久文武恬熙一旦軍興相顧喟嘆兩金川地勢奇險碉
卡森立兵將未言色沮公獨能聚米借籌厯歷指畫於是將軍運
糧出戰一切惟公是詢公探知小金川所佔明正之達嶺山梁與
巴底巴旺相連密令叅將薛琮挾巴酋暗擊山梁而自統兵從甲
楚渡河攻之賊腹背受敵大驚奔潰收復納頂碉寨百餘即用納
頂土百戶為前導直搗約咱賊愈困聞大兵至即走登時提督薰
天弼破甲金寨副將軍溫福收復班禪山再克卡子上大喜擢
松潘總兵賞花翎時三十七年正月十日也計剿小金川未及五

月而侵地全收。聖諭褒美公益感激將直搗賊巢旋奉將軍命
調回籌辦什咱事宜受代而行方攻奪河東時小金川求救於索
諾木索許之將襲我後路公得巴首密報遣使至刮耳崖責問之
索諾木知情得撤回原兵於要隘處增碉固守公請於制府曰大
金川逆形已露不可不誅然犯險強攻徒傷士卒不如即用革布
逃首其人有報仇雪恥之心尤悉形勢可使也遂密遣番首乘夜
踰山約諸酋連結各寨為內應而自率遊擊吳錦江等由節木郭
渡河據勻藏橋舉礮為號革番從內突出與官兵合力夾攻斬千
餘人進圍丹東角洛收復革境三百餘里事聞上愈嘉獎賜荷

包寵異之先是公別遣守備陳定國潛約綽斯甲布土司屯兵甲爾壘壩上聽候調遣人莫知其意及革境全平金川酋畏綽土司之蹕其後不敢傾巢出戰大兵雖在東南而制勝在西北甲爾壘壩上雖按兵不動而金革而處已阨咽喉公算略深沉皆諸將所莫及時上意大兵乘勝即可擒取索諾木而公言兵少未可輕進為制府桂林所劾調取大營隨即革職公長身並立音響如鐘鬚尺許望而知為偉人料敵審勢毫忽不爽初收復革番所用兵不過千計及進攻金川公建議北路必需三萬人當事者疑公怯不聽所請卒無成功後副將軍明亮廣集漢土兵三萬人先通路

後進兵其言始驗公待士信用法嚴與叅將薛琮交最厚攻小金
川時制府董公命以遊擊領兵節制諸將公磨利刃與薛約曰某
地某日會我從後至君斬我及公至所期處而薛逾二刻始來公遣飛
騎持刀呼取薛叅將頭薛望見笑曰薛頭與賊不與公也奮前奪
數碉反公猶手縛之見制府以功論贖乃已先是馭番者平時視
若草芥及蠢動又畏如虎國家所賞增帛易以竊盜首叩首領
去歸視大恚笑擲於路公有賞必佳物其人輒喜相告或昇公牕
其巢率子若女環視左右公賜以茶烟簪珥兒子畜之小不循法
立加笞呵悚息聽命打箭爐邊關以外官將行李俱畏夾墉出沒

惟公與果齊盛太守之箱篋蠻夫爭為計負或遺於路必擎送行
幄諸番小有動靜先來告公以故凡所料判動合機宜是以所向
有功從川督桂林擁兵不戰又私以銀與番夷歸贖潰兵為番夷
所姦笑公與前督阿爾泰連名劾之上持疏曰阿封疆老臣所
言必不悞桂林乃負恩若此法不可貸時有袒桂者乃曰元俊介
胄小臣乃敢於連名者恐阿為宋所給上感其言使某貴臣勘
之貴臣左袒桂林固劾公狂藐狀公抑鬪而死死之日番夷勢面
環哭聲振巖野平居以忠義自許思立功名然性剛能恤下不能
事上偶有議論慷慨迅厲傍若無人以致讒忌者衆身後籍沒兩

子成邊有張芝元者以走卒隸公麾下拔叅將四十一年春大將軍阿文成公平定金川凱旋時芝元書公戰狀抱一冊哭陳轅門阿公代為之奏聞邀恩赦其子歸人莫不嘆張之能報德公能知人也

馬僧

江寧嚴星標常熟徐芝仙皆以耆士在大將軍年羹堯幕府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不順憲皇帝命年為撫遠大將軍岳鍾琪為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亦驕抗二生恐為所累以年衰辭歸年厚贈金幣送還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虺猛所肩行李擔

原缺

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鐘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
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首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
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首交達黃二將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
道礮發斬母與二首回入軍營次日謀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
單噶爾部落兵公令竿三頭狗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一
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近綫十五日三月朔凱旋岳公首舉余功
大將軍賞造擊銜余諸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
顏復來願辭公歸別圖所報公笑曰咄吾知汝終為白首賊也厚
賜而別歸次涇州宿田山王母宮呢姑女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

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手搏法彼處可接連與金環同剃髮赴中
州苦無馬蓬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
笑拉二叟出視廐則夜間已將所有鐵捲而圓之來二馬首於
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舒其捲牽馬門外挾手
作別曰二若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衛田文鏡兩總督所轄
地方妙變也後三十餘年二叟七履之深用晦過河南登封縣遇
少林僧始拳法曰雍正中吳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
稱馬和尚後總督田文鏡禁嚴僧轉投永泰寺環師今環師亦亡
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即此僧環師者金環姓

也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王公降襲次第

國初開創達濬凡宗臣貴伎統名貝勒崇德元年定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二公皆冠寶石頂以補服翎眼為差次統名曰入八分王公蓋即加九錫之意也其未入八分公以及鎮國輔國將軍皆冠珊瑚頂奉國將軍視武臣正三品奉恩將軍視武職正四品秩皆與流官同舊例親王嫡子封郡王郡王以下嫡子皆遞降一等封親王衆子封輔國公親王庶子封輔國將軍郡王以下遞降同故安王諸子皆封傅勤諸郡王蓋沿明制也康熙中以宗

孫襲重乃改親王無論嫡子庶子皆封未入八分輔國公郡王以下遞為減等而考以繙譯馬步射其伎皆優等然後授以本職否則遞相降等授爵其親郡王皆世襲罔替貝勒以下皆降襲至輔國公然後世襲而輔國公又無復降襲之例其未入八分輔國以下皆降至奉恩將軍世襲罔替而無論軍功恩封皆一例辦理故杜度彭泰諸貝勒有開創大功者亦皆一體降襲未免無所區別純皇帝篤念宗親故特分定軍功恩封之例其有勳勞者無論王貝勒皆世襲罔替其恩封者親王遞降至鎮國公郡王遞降至輔國公貝勒遞降至未入八分輔國

公鎮國公遞降至鎮國將軍輔國公遞降至輔國將軍皆世襲罔
替然後宗彝始釐正焉

王府官員制度

定制親王長史一員頭等護衛六員二等護衛六員三等護衛八
員四五六品典儀各二員牧長二員典膳一員管領四員司庫二
員司匠司牧六員世子減三等護衛各二員餘如故郡王減二等
護衛二員三等護衛三員四品典儀二員牧長一員典膳一員餘
如故長子減頭等護衛三員餘如故貝勒減頭等護衛四員而增
設司儀長一員二等護衛二員減五品典儀一員司牧司匠等皆

裁減馬貝子減二等護衛六員而增設三等護衛一員減六品典儀二員而增設七品典儀二員八品典儀二員鎮國公等減三等護衛二員餘如故其色衣參佐領親軍校護軍校色衣號騎校皆視其佐領親軍馬甲之多寡以遞設之惟怡賢親王以贊襄世廟莊恪親王以輔翊高宗封雙親王其護衛皆倍增之嘉慶初上諭儀威二王皆增設頭二三等護衛各二員定親王慶郡王皆增設頭等護衛一員二三等護衛各二員蓋俱曠典非定制也

宗室小考

乾隆中上嘗召見宗室公室盛額不能以國語應對上以

清語為國家根本而宗室貴胄至有不能語者風俗攸關甚重
因增應封宗室及近支宗室十歲以上者之小考於十月中欽
派皇子王公軍機大臣等親為考試清語弓馬而先命皇子較射以為諸宗室所遵式諸宗室視其父之爵列次考試其優
者帶領引見上每賜花翎綬疋以獎勵之其劣者停其應封
之爵以恥之故諸宗室無不請習弓馬清語以備維城之選焉

宗室婚嫁

乾隆中純皇帝篤念宗室貧乏以致失產無以自活因命宗人
府堂官詳為撫卹分以等第其最貧者賞銀三百兩其次者半之

命其回贖田產以資生理又念其婚喪事件無所瞻仰故特
王公中視其行革最尊者命司宗室紅白事件遇有嫁娶者特
賜銀一百二十兩死喪者特賜銀二百兩以為妝賄之費實體
恤天潢無所不至而近日宗室中每有不循正軌至屢煩聖諭
教斥者真罔有知識之人也

宗室任職官

國初宗臣皆係王公世庶無有任職官者康熙中仁皇帝念宗
室蕃衍初無入仕之途乃欽定侍衛九十人皆命宗室挑補雍
正中裁汰宗人府滿洲司員筆帖式之半皆命宗室人員充補乾

隆中又設宗室御史四員以為司員陞擢之階嘉慶己未今上親政特設宗室文鑄諱鄉會試諸科目又於六部理藩院增設宗室司員若干員以為定額然後宗室入仕之途視為廣裕而亦皆鼓勵以思振振也

于文襄之敏

乾隆初軍機大臣入參密勿出覽奏章無不屏除奔競廉直自矢如果毅公訥親其人雖谿刻不近人情而其門庭閑然可張羅雀其他人可知矣惟汪文端公由毅愛惜文才延接後進為世所嘗讌然所拔取者皆寒畯之士初無苞苴之議者于文襄敏中承其

衣鉢入調金鼎初尚矯廉能以蒙 上眷繼則廣接外吏頗有益
蓋不飭之議再當時傅文忠劉文正諸公相繼謝事秉鈞軸者惟
公一人故風氣為之一變其後和相繼之政府之事益壞皆由公
一人作俑識者譏之然其才頗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其初 御製
詩文皆無煩定藁本 上朗誦後公為之起草而無一字之誤後
梁孫峯入軍機 上命梁掌詩本而專委公以政事公遂不復留
心一日 上召公及梁入復誦 天章公目梁梁不省及出公待
梁膳默久之不至問之梁茫然公曰吾以為君之專司故老夫不
復記憶今其事奈何梁公愧無所答公曰待老夫代公思之因默

坐斗室中刻餘錄出所差惟一二字可梁拜服之故其得膺天
眷在政府幾二十年而初無所譖責者有以哉

梁瑤峯

梁文定公固治中乾隆戊辰狀元入直南書房累任學使後以
粵東事免復擢湖南巡撫入繼于丈襄輔政故當時有于梁之稱
其實公醇謹持躬不敢濫為交接與丈襄異趣也其撫湘時其家
人索屬下脩不遂故意阻其膳脯以激公怒而公枵腹終日初無
恩嗟惟吸烟斗而已亦不知為其奴所給也在軍機時和相以其
懦弱可欺故意揶揄至用佩刀薙公髮以為嬉笑公亦歡容受之

亦可覘公之度矣

康方伯

康方伯基山西興縣人久任南由縣令以至方伯未出省界故於河道頗熟其任河道時督率將卒防守河隄動以軍法從事其稽延時立加枷杖故人皆怨嗟然河汎賴以無虞不宿河瀆公立埽上指揮士卒俄而狂濶大作埽為之欹衆為公畏而公聲色愈厲漫口因之堵塞李香林河帥告人曰康公真天人也著有河防籌略高可隱人洞悉歷代水利如在指掌後人頗以為法嘉慶己未公任河帥時弊竇山積恐為公所揭出故不肖官吏陰縱火

焚積料以掩其跡公因之罷官後上復賜公太僕寺卿銜命督
辦河務而為要路掣腕不能施為公因告病歸京師公素服海參
九年老年體力輕健步履如飛年九十餘始卒

嵇文恭公

嵇文恭公璜文敏公曾筠子也少以大臣子賜進士出身數年即
游卿貳公貌清癯遇事端謹頗有識見為史文靖公所推繼程聘
三相公為相時子和以貪刻聞而公以和平處其間初無所建白
然和相素加幾慝純皇帝召見嘗戒之曰曹莽之為非人臣之
所宜效故公益加寅畏年八十餘重赴瓊林為近代之盛事時人

榮之然遇大事頗不苟臺灣道永福初與華義勇公齟語故加以
萋菲之語恭因之獲罪福亦以貪酷故同下獄勾決日廷臣皆左
袒之 上顧公公抗聲曰永福為守土大員不可輕縱上乃勾
决聞者快之公暮年上有溫旨遇輶不適則免朝公每早起必
自探伸其軀久之曰今日舒暢登朝如故人皆笑之然亦憂謹畏
識之至矣

戶閣學

戶閣學壯圖雲南蒙自人成丙戌進士久厯部曹始游至內閣學
士時和相專擅於內福文襄蒙敏於外天下督撫習為奢侈因之

庫藏空虛民業凋敝公夙知其弊故上疏詳之純皇帝為之動色和相忌公所為因奏即命公馳傳普查天下府庫虧空而令侍郎虞成鹽之慶固貪酷者每至省會初不急為盤查而先遊談終日惟公枯坐館舍舉動輒為肘掣待其庫藏挪移滿數然後啟之惟對故初無虧蝕者慶以公妄言劾之降為主事公即告終養歸當其草疏夜秉燭危坐竟夕抄錄其弟英圖代為之危屋閑其戶公笑曰汝熙常困眠不必代兄憂慮區區頭早懸之都市矣汝代余養老親之天年可也其忠敏也如此今上即位召之入都溫諭久之加給事中銜以其親老命乘傳歸復與奏摺匣鑄命其遇

事條奏久之乃卒

完顏藩司

完顏藩司岱滿洲人河帥偉之孫也以甲科任獻縣令頗著廉聲後歷任為河南藩司時白蓮教初起所在烽堠勢難阻遏巡撫景安素懦怯性復剛復故累為賊所驅逐惟公率羸卒數千守雙溝數月公性慷慨凡所經費皆早裕為籌備不問出入故人皆踴躍樂為之用賊屢犯豫界悉為公所擊去自丙辰九月至丁巳仲春大小百餘戰無不堵禦得宜時浙川有蠢動者公告之景景即命公捕獲之公當旌荷小冠易為撲滅中丞可往奏功績以抒朝廷之

憂襄漢間諸賊匪勢頗先惡非岱無以禁之景蒸於初起者難於
抵禦而雙溝有恨可恃因促公往公急為掩擊賊盡數就擒景貪
其功因乘雙溝而躡公後誅殺難民以大捷聞遂膺伯爵之封而
公惟議叙而已其襄漢諸賊遂乘其不備大隊闖入南陽由盧氏
出武關與川匪合其逆燄遂不可制皆由景安貪奪公功之咎也

吳達善

吳制府達善滿洲人其先世由遼左移駐西安初未至京都以公

貴始入遷其族入旗公以丙辰進士累任陝甘兩湖雲貴總督其
督陝甘時鉅黃文襄之位辦理軍需無不循其章程故屢邀上
眷注其督雲貴時以謀官裏雁珠鞍不遂故乃妄加刑戮以致構
起邊釁頗為人所訾議又乘其時豐庶遂任意貪縱民多怨畏然
其督楚時繼愛必達寬縱之後吏治玩華盜盜賊充斥公乃嚴加整
飭命營員購線擒獲江湖大盜凡數百名皆立加誅夷懸其首於
江干衆業相望如旌旗然故一時盜賊戢跡不敢縱橫商賈便之
亦屢更中之鋒峻者也

國學士

國學士裕布滿洲人中戊辰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公貌清瘦懶櫻世情中歲即以疾見告築室於西郊外數里蘿薜茅簷軒窗精雅院中疊石為山奇峯翠壁路徑迂折饒多清趣其後圃藝花種蔬公親為之灌課每春秋佳日同曹宗丞學問遍攬西郊諸蘭若嘗風雪中共策蹇行訪潭柘戒壇諸名勝短裘笠帽人望之如神仙中人好吟咏頗不修飾字句有靖節放翁之風後即築墓於舍傍病劇時告妻孥曰死即埋我於此不必移置城中反勞往來僕僕也言訖端坐而逝其夫人從公之志門下士爭為弔唁戒壇僧感其惠築專祠以祀之亦近日獨行之士也

軍機大臣

國初設內三院外其軍國政事皆付議政諸王大臣然半皆貴胄世爵不諳世務憲皇帝知其弊故設立軍機大臣擇閣臣及六部卿貳熟諳政體者兼攝其事並揀部曹內閣侍讀中書舍人等為僚屬名曰軍機章京其陞擢仍視本秩然後機務慎密議政之弊始革其行走班次皆視其班秩故張文和在內廷居傅文忠公上近日董太傅誥亦居托相國津上無論滿漢也所掌銀印龜紅藏於內府有應用印者皆立時請印出大臣監視用畢隨即收還蓋防偷換弊也其下役皆選內府中之童子惟司酒掃舊

例及冠時即更易今因循日久有久隸其役而大臣喜其熟練者
仍姑留之然猶呼為小公兒蓋沿舊名也

三品任軍機大臣

自雍正中設立軍機後皆尚書侍郎攝其職惟乾隆乙卯軍機大
臣乏人時戴文瑞衡亨吳制府熊光以久任軍機章京熟習政事
純皇帝特擢為軍機大臣以資格故賜三品頂帶時人榮之

軍機御史

軍機為極家重地非特有詔旨不許授入故軍機司員至今不
叩年節禮猶沿舊制自和相專擅後其所屬繁多無地畫始故皆

叢集軍機階下待之相沿日久皆直入堂中四稿視為泛常故政事易為渙濛今上習知其弊特命滿漢御史二員每日輪流立軍機處階上有闈入者即時糾劾然後人不敢私謁紀綱始嚴肅焉

高天喜

高總兵天喜其先為準噶爾部人雍正中為我兵所據有高姓者撫以為子故冒其姓焉雙額凸出頑銳利每飲酒日以石計猶不醉然當北文毅公被圍濟爾哈朗事見後卷數月音問不通當事者遣使偵之時風雪凜然人皆憚行惟公慨然應命往返數千里

以十日還卒通兆公之信 上大喜立擢游擊未逾年即任至總
兵官兆文毅公復被因黑水公率本部兵援之力戰而死 上甚
悼之

黃標

福文襄王督粵時簡練水師募奇材異能之士優為賞擢有守備
黃標者由水師步卒以善泅水著其能於海洋中出沒月餘視波
中之魚鼈歷歷可數王奇其才立推參將後游至左翼鎮總兵官
補獲海盜尤多偉績云

徐端

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後河防日見疎懈其任河帥者皆出其私門
先以鉅萬納其帑庫然後許之任視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
蝕國帑而朝中諸貴要無不視河帥為外府至竭天下府庫之
力尚不足充其用如嘉慶戊辰己巳間開濬海口改易河道靡費
帑金至八百萬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樓諸決口其患尤倍於
昔良可嗟嘆惟河帥徐公端自河工微員以廉能著受今上知
特擢河東副總河尋復即真公久於河防習知當事之弊嘗浩歎
國家有用貲財不應濶為靡費每欲見上悉諫其弊同事者恐
其將積弊揭出所株連者衆多故每遇事凡其行仗其終身不得

入都 陞見以致抑鬱而死至貧無以斂而所積賠項至十餘萬
妻子無以為活識者悲之繼公者為陳鳳翔以直省貪吏入贊為
永定河道復有大力者為之與拔立擢河東總河其去天津鼎令
任未期年也後以妄放諸水故為張制府百齡所劾 上命立枷
河上聞者快之鳳翔復遣其家人入都訟冤當事者力緩其獄得
以釋囚未幾以驚悸死於河上廝中無人不欣然也

博爾奔察

純皇帝撫視臣庶潤懷大度有時加以狎諭以曉上下之情有內
大臣博爾奔察侍 上最久善撫冀卒未春扈從南巡至鎮江口

上放烟火有被烟薰噉者博笑曰此乃素被黃烟所薰怕者故
望而生畏也時黃文襄公督責過嚴故公寓言之又有較射而弓
落地者 上震怒公在傍曰此皆因引見故昨日射箭良多以
致臂痛不能引弓也 上乃釋然又 上一日較射多不中侯人
皆畏懼時修弩人至公望而笑曰汪都統之弟至矣汪都統札爾
故修弩如戟 上撫掌大笑 上嘗行窄巷有步軍校積石為山
於其廡側者 上望而問之公駛馬奏曰此步兵花園也 上大
笑又 上書福字公立於側 上笑謂曰汝亦識此中佳否公應
聲曰知之 上所書福黑且亮也 上大笑其謔諛皆若此者亦

東方朔簡雍之流也

張太監

嘉慶初有宮殿監督領侍張進忠者人廉潔馭下整肅好批小內
監之賴人皆以嘴巴張呼之然性忠綽審奏事內庭上偶散
坐張捧黃匣不入上勘之張曰馬有萬乘之主臥覽天下奏章
理也上立正襟危坐張乃捧疏入上甚嘉之其他端方之行
皆類是也

桓公之清

宗室輔國公恒祿簡儀親王姪也素稟王之庭訓故以廉潔著其

任吉林將軍時俸餉外毫無沾染嘗危坐小閣中將每歲出入之
賬簿手錄封之人問之曰以待籍沒時以為証也故當時人皆畏
法產參甚旺無敢私販之者國家每歲增消數千票遠兵兵餉
賴以接濟初不轉運太府財也有當事者索貂褂數衣公售其遠
東舊產以償之初不索諸商賈其清勵也若此

木果木之敗

明參政亮謂余曰兵家之事宜於乘銳直進若不審敵勢坐失機
宜使兵心至於潰敗雖欲振起不易得也往昔溫將軍木果木之
敗可為殷鑒昔宋總兵元俊事見本卷事見乘勝直搗美諾若當時厚集兵

力一鼓殲滅金川可以早定乃溫公狃於易勝不復調檄各路兵
馬惟日與董提督天弼輩置酒高宴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屢次
勸阻溫公反以其煽惑軍心鼓登白簡上召還額駙後軍統領
伍岱者遠東驍士也見溫公所為浩歎曰吾聞達拙未聞遲巧

有屯兵賊境而日以宴會為務者吾固達海健兒未審兵法有若
此而能致勝者也溫公大怒羅致伍以他罪致戍以至人心不服
溫公性復下急違緣營兵三五十人共取碉卡有致傷者溫反督
責之人心益為忿懈海起勇公蘭察至扣刀謂溫公曰身為大將
而惟閉塞高卧苟安旦夕非夫也今師雖疲老仗某督之猶可致

勝若公終不肯出戰不若飲刃自盡使某等各竭其力可也溫公
拂袖起亦無有所指揮又遷延月餘賊人偵知我兵疲弱乃整勁
旅數千直攻營寨我兵不戰自潰海公初對敵即說曰雲氣已頽
散不可與戰余馬首欲東可與諸公期會於美諾寨也因馳馬破
圍去溫公方整服督戰為賊所擒董公天弼牛公天昇張公大經
等皆死之師遂大潰我兵自相踐踏終夜有聲渡鐵鎖橋人相擁
擗鎖崩橋斷落水死者以千計吾方結營美諾見潰兵如蟻往來
山嶺間吾遣人止之潰兵知吾在止者數千吾為之收留犒賞兵
方安眠適有持銅匠沃水者誤落於地有聲鏗然潰兵即驚曰追

者至矣因羣起東走勢不可遏其喪胆也若此故吾與阿文成公收兵養銳至逾二載後軍心始振然後用以克敵大將用兵慎勿使其心頹喪至此也明故宿將非久歷戎行者不能作此語也因筆記之以為易於談兵者戒也

傅厚菴

乙卯春湖南苗疆蠢動毗連三省時福文襄王為滇督因率兵討之時貴州提臣花連布駢將也立解水綏之圍苗頗警畏王惑於幕客言欲養賊自重以邀封拜乃頓兵不進與川督和公琳日夜飲酒聽樂苗匪因玩視王師煽惑勾連者日衆加以山崖險阻我

兵不能寸進又有不肖將士興言以價贖地苗益肆無忌憚日相
焚掠二公受瘴相繼死繼之者為明參政竟復以湖北教匪故忽
忽北歸未及創憲傳厚卷舊者浙江人以吏祿仕湖南習知苗中
情形文襄王重倚之明參政因薦公為鳳凰廳同知公受命時乾
州鳳凰各廳苗民出沒居民逃竄公剪荆棘招逃亡圍練鄉勇數
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昔鳳將如福王者尚
不敢攬吾鋒藐爾微勇何足污吾及也因轉戰數旬苗民大敗奔
還其寨公率衆圍之苗民請降公與之約曰嗣後有閑入漢界者
吾當檄取誅之有匿不與吾必閼寨屠夷不汝貸也苗匪稽首惟

命是從公乃厚加撫卹曰叛即吾仇降即吾子也忍不撫育之耶
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無敢出寨滋事者 上大喜加公
按察使因 陞見歸屬暑暴疾殂於途 上甚悼惜之加巡撫銜
以旌之

艾公知人

英誠公艾星阿揚武勲王之孫也 同吳三桂入緬擒獲明主由榔
有功績任領侍衛內大臣初索相國額圖以淑房擅寵明太傅珠
時為侍郎因交結索公得以見知於 仁廟艾公謂索曰吾觀明
公才智皆出君上今雖因君見用而其志殊有所畏惄蓋忌公同

事故他日騎訖公者必明革也索不悟其言其後明太傅招引高江村徐健菴輩結為朋黨索終為其所擠落職抑鬱以終果如爻

公之料云

木蘭行圍制度

木蘭在承德府北四百里蓋遼中京臨潢府興州藩地也素為翁牛特所據康熙中藩王進獻以為蒐獵之所其地毗連千里林木葱鬱水草茂盛故羣獸聚以為富實為天畀我國家萬武綏遠之區故仁廟每歲舉行秋獮之典歷朝因之絕法先猷永遠遵行也其行圍時蒙古喀爾沁等諸藩部落年例以一千二百

五十人為虞卒謂之圍牆以供合圍之役中設黃纛為中軍左右兩翼以紅白二纛分標識之兩翼末 國語謂之烏圖裡各立纛以標識之皆聽中軍節制凡管圍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領之而蒙古王公台吉等為副兩烏圖裡則各以巴圖魯侍衛三人率領馳行行圍之制有二一行圍只以數百人分翼入山林圍而不合謂之行圍合圍之制則於五鼓前管圍大臣率領蒙古管圍大臣及虞卒並八旗勁旅虎槍營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齊出營盤視其圍場山川大小遠近糾道繞出圍場之後或三十里五十里以及七八十里齊至 有城則為圍合合圍後自烏圖裡處虞卒脫帽

以鞭聲之高聲傳呼瑪爾噶口號按瑪爾噶者蒙古語帽也聲傳
遠至中軍凡三次中軍知圍已合乃擁纛徐行左右指揮以俟

上入圍則日已辰未已初矣合圍數十里漸促漸近出林薄至岡
阜誰駐蹕行營約畧二三里許惟視高敞處設黃幙幄中設檀
帳是之謂看城比至看城時虞卒皆馬並可人並肩廣場不
過三里許自圍牆外至放圍處即重設一層乃虎槍營士卒及諸
部落射生手等專射自圍內遂出之獸而圍內例不準射也日出
前上自御營乘騎先至看城稍息俟兩翼烏圖裡藍纛到
後乃自看城出御橐鞬諸扈從大臣侍衛及親隨射生手虎

槍手等擁護由中道直抵中軍在中軍前半里許周覽園內形勢
瞭如指掌而行園之疾徐進止 口勑指揮凡二三十里間射飛
逐走左右是宜諸藩部落蒙古仰瞻 聖武莫不歎心踴躍以頌
一人有慶也或遇有虎則圍暫不行俟上看殪虎畢然後聽
勅而行每園場收至 看城則 上即駐馬惟觀諸王射生手
等馳逐餘獸而已或值是日 看城場內獵集過多則奉 旨特
開一面以逸之仍禁園外諸人不准逐射獵罷 上迴蹕大營謂
之散圍諸部落各按隊歸營日甫晡而一日行園之事奏畢矣若
哨鹿日刻與常日不同 上於五更放園之前出營凡侍衛及諸

備差人等分為三隊約出營十餘里聽 首停第三隊又四五里
停第二隊又二三里將至哨鹿處停第一隊而侍從及扈衛之臣
只十餘騎而已漸聞清角聲揚遠林呦呦低昂應和僂聽捨聲一
發咸知 聖武神威命中獲鹿矣羣皆欣然引領聽 首調遣而
三隊以次皆至 上前矣其行圍所有奏章皆俟 上還營後披
覽發出毫無遺滯或有時 上引諸文士廢唱終夕以示暇焉誠
為良法垂遠百世宜所遵慕者實非淺唐諸君較獵於上林驪山
惟知馳騁田獵之為娛者所可比擬之一也

宋延清

勒相國保督黔滇時南籠諸苗叛逆毗連粵西時川楚教匪蠢動
川黔將士皆檄以北征滇中士卒微弱公善於撫馭雖騎兵走卒
公皆能呼其名有功罪者立為懲賞故人皆為之効死有宋廷清
者山東人其父為劉文清公與夫廷清乃號萬無敵勒相視為骨
肉每飲宴間邀與同坐廷清嘗入苗寨殺賊竟日不出公設酒以
待至日暮時廷清持雙刀背負首級十餘顆以繩貫之其甲裳盡
赤彳亍而行如酒醉者公望而喜手酌以齧之然後命其易服飲
酒竟夕後廷清復入苗寨為賊所害公悼惜之其後為經略時所
有帳下裨將如桂涵羅昇岑羅思舉馬瑜施爵等皆由將校擢至

開闢卒賴以平賊焉

錢辛楣之博

錢辛楣先生大昕江南嘉定人中甲戌進士幼聰敏過目成誦凡天文地理經史小學算法無不精通所著經史答問數卷其暢發鄭賈之學直接嫡乳非他稍知皮毛之可比者近時考據之儒以公為巨擘焉又習蒙古語故考核金元諸史及外藩諸地名非他儒之所易及者成王言其在上書房時質莊王嘗獲元代蒙古碑版體貌異於今書人皆不識因詢諸章嘉國師倩其繙譯漢文因命吾題跋端末吾方揮毫先生遇而見之曰章嘉固為博學然

其譯漢文某字句有錯誤者吾有收藏元時峻嶮所譯漢文可取而
証之因歸嘗取原文出章嘉所誤處畢見故人皆拜服云聞其歸
後曾著元史續編採擇頗精當惜未見其本焉其所著小學諸書
翻切頗為精當惟所講字書株守許氏說文別解者皆遭排斥故
取擇頗偏窄焉

蘇昌

蘇昌滿洲人以繕譯進身累任浙閩兩粵總督其材具庸下為僚
屬所抑踰坐據邑直初無善政其子富綱為滇督幾二十年其貪
婪倍於其父目不識丁凡有文稿皆倩史胥隸講釋合省傳為笑柄

後卒以貪婪正法人皆快之然蘇昌督鵠時其屬縣有巨室橫斃人母反誣其子毆死者其罪久具勾決本已下昌疑其冤復親鞠之得其實乃上疏自効純皇帝獎諭之因將罪令抵法亦當時督撫之罕能者東節鉞者宜法效焉

佟國舅譜左傳

佟國舅固維為孝康章皇后之幼弟人謹恪雖屢膺重任不以攬權為要暇時惟延學士繙文藝以為樂故其歿後憲皇帝手書仁孝勤恪之額表於墓道以旌之蓋有以也其諭最疵謬者嘗告人曰左邱明之文果神妙世間有瘋馬牛共駒之馬能相及也

人皆捧腹而公未之覺也

陸雙全

廣賡虞侍郎當權時好畜聲伎凡酒讌間每擲鑑頭以千百計余嘗規勸之侍郎殊不以為然有陸郎雙全者蘇州人貌韶秀為侍郎所鍾愛每燕寢間非陸郎侍側則終夜不寐侍郎被罪時其聲伎皆逃竄惟雙全隨之入獄視其飲膳甚謹侍郎臨刑日雙全奔赴市曹以重贿付劄子達使其斃免諸痛楚及後雙全抱屍痛哭幾殞遂眠墓市側數日送侍郎至北城有其族人阻葬者雙全戰手罵之卒葬侍郎於其先人家側侍郎子達成雙全復送出闕然

後涕泣而別亦伶人中之守義者故表出之

漢軍用滿缺

漢軍 國初時定制皆用漢缺至於六部司員則自有專缺漢人選法不致壅滯而其陞轉亦易雍正中盡裁汰其額併入漢員中是以漢軍陞轉倍覺煩難 純皇帝時漢軍破格有用滿缺者范時紀曾任滿洲戶部侍郎范宜清曾任 盛京工部侍郎李侍堯曾任熱河副都統孫慶成曾任滿缺戶部侍郎兼護軍統領 今上時范建豐曾任滿缺吏部侍郎李毓秀曾任熱河都統張百齡曾任滿缺刑部尚書後調左都御史皆曠典也